

虚拟现实

TRADING REALITY

[英国]迈克尔·里德·帕恩 著 龚怡祖 译



当代

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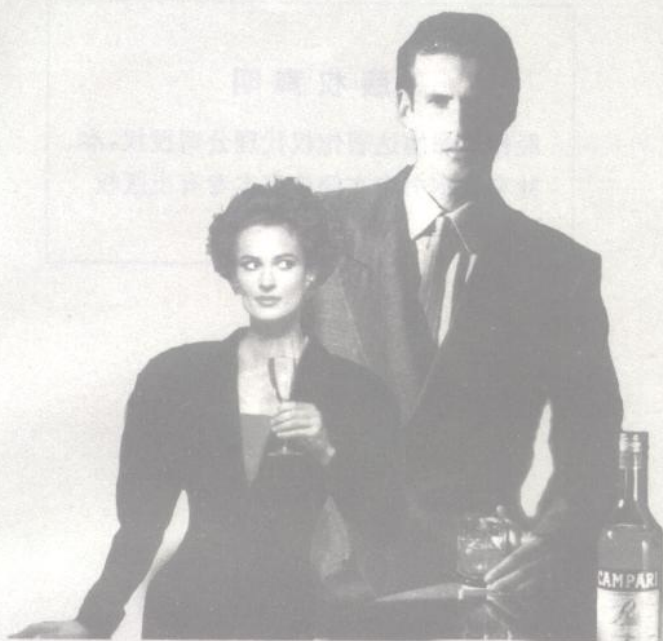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99608



200362222

I561.4
61



虚拟现实

TRADING REALITY

[英国] 迈克尔·里德帕思 著 龚怡祖 译



译林出版社

61111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虚 拟 现 实
Trading Reality
作 者 [英国]迈克尔·里德帕思
Michael Ridpath
译 者 龚怡祖
责任编辑 陈静宇
原文出版 Reed International Books Ltd,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淮阴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319 千
版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690—9/I·396
定 价 16.50 元
-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虚拟现实与面具人生

——代序

张青运

读完面前的这部小说,我在想,哪一类读者乐于翻开这本书,并且有兴趣读到底呢?股民、电脑工程师、股票经纪人、金融骄子,抑或是商界枭雄?小说无非是一种社会生活经验,谁需要这样的经验呢?故事描述的是当今社会最先锋的领域:电脑的金融犯罪。扑朔迷离的案情,跌宕起伏的情节,更增加了这项高科技事业的神秘与奇幻。对于一般读者,或如神话一般。

这是一个惊险的流行小说。

男主人公马克的职业是股票经纪人。在证券市场上,他是个艺高胆大的骑士,头脑清晰,判断准确,业绩卓著,前程远大。他的分析和决策依赖于一个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证券全景速写系统。最近,他遇到了麻烦事。他的哥哥理查德突然被人暗杀。理查德正在经营一家电脑开发公司,证券全景速写系统正是他虚拟现实系列产品的一种。为了继承理查德的事业,也为了查清哥哥的死因,马克暂时放弃心爱的金融事业,接任公司总经理。上任以后,他经历了种种危险:住房被烧,屡次受到袭击,被绑架并塞进汽车扔进河里差点淹死。马克的对手也很多:“旧世界勇敢同盟”的杜吉仇恨虚拟现实系统,认为它会毁灭古老的文明,多次向马克发出生命威胁;公司原经理之一戴维觊觎总经理的宝座,竟密谋把公司和虚拟现实系统转让给其它商团;马克怎么也没想到,杀害理查德的凶手

DP74/10

竟是他的未婚妻卡伦，策划这一切的竟是公司的董事长索伦森。索伦森利用他在多家公司担任董事的条件，把公司即将发生的易手或新产品上市等消息出卖给一家商行，这家商行通过指定人帐户买进股票，操纵股市，搞垮小公司，借以牟取暴利。索伦森所在的公司垮了，他却一次次得利。理查德发现了索伦森的阴谋，准备揭露他。多年来卡伦一直是索伦森的情人，她和索伦森不但在情欲上，而且在金钱上都拴在一起了。她为了感情，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杀死了理查德。

案情的侦破借助的是虚拟现实系统。《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老侦探波洛在客厅里借助缜密的推理，用语言向听众再现犯罪的过程；而虚拟真实系统比老波洛胜出一筹，它现实地复现案情。死去了的理查德对活着的朋友和仇人说：“让我们回到我的凶杀案上来……”死人复活了，和听众们共同分析线索，寻找凶手。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我常常把这些“特异功能”类的奇迹看成“神行太保”的“妖术”。一位搞电脑的朋友告诉我，虚拟现实系统已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电子计算机控制程序，几张软盘，只要你花上一笔钱，就可买一套。我真的吃惊了。我们习惯于把电脑看作自己的工具，为我们做那种重复、枯燥的工作，谁知道它已能展现出一个世界，还强迫我们体验这个世界，服从这个世界！虚拟现实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哪一个更真实？虚拟现实是我们明天的现实吗？而拒绝将意味着什么？

这部小说有流行小说的全套行当，紧张的悬念、残忍的凶杀、惊险的搏斗、跌宕的情节、动人的恋情等等。有了这些，好看，但不一定是好小说。好小说要能出彩。好小说的“彩”在哪里？在人生的意味。

《虚拟现实》的“彩”在哪里？

在两个女人，卡伦和雷切尔，主人公马克先后相恋的两个女

子，她们的面具人生。

卡伦是证券交易场上的明星，一头飘逸的金色秀发，楚楚动人。她在证券交易场上的名气，倒不仅仅因为漂亮。她办事干练，如同她的衣服总是整洁而一尘不染；她温柔热情，在交际场上总能左右逢源。这是很多男人追求的爱情偶像。然而，这只是个面具。真正的卡伦是怎样的呢？由于父母的离异，卡伦受到过严重的精神创伤。她爱上了索伦森，被抛弃反而激起了她的狂热。为了证明她的爱，她甘愿受骗，也坦然地去骗人，可以倾其所有，甚至可以去杀人。

电脑专家雷切尔恰恰相反。从外表上看，她是个工作狂，除了虚拟现实研究项目，她仿佛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兴趣。她总是一身男性化的装束，像男人一样抽烟、喝酒，声音沙哑。她有男性的坚毅和勇敢。这是个叫男人望而生畏的女人。这也是面具。生活中的雷切尔是怎样的呢？她有女性的体贴和温柔，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瘫痪的弟弟；她也有女性的多情和美丽，在马克的怀抱里，“她红着脸，一朵温暖的红云从她的耳根缓缓升起”，“她微笑了，那是交集着甜蜜、焦灼与慌张的微笑”。

人生的面具是什么？是人扮演的社会角色。社会不过是个偌大的假面舞会，人人都带着面具，从自己的面具后面张望戴着面具的别人，用别人面具后面的眼睛看自己。《虚拟现实》的作者使我们听到了面具后面的一声叹息——那是生命的渴望。“工作狂”雷切尔竟会那样热爱生活，“交际花”卡伦竟会有如此这般的痴情。日复一日单调的现代都市生活，锈蚀了现代人对生活的感觉，社会角色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然而，太多的人把社会角色看作人生的唯一方面。

卡伦和雷切尔形象告诉读者什么人生的经验？

那就是：透过面具，领悟人生，领悟生命。

第一章

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只消短短的一句话，200 亿美元就从国际证券交易市场上给打发掉了。世界各地每个交易厅里的任一台显示器上，都同时传出一条短讯：

格林尼治时间 4 月 12 日 14 时 46 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发出预告，称美国的利率低得不正常，很快将上调。

这则通告在交易厅里引起一片喧嚷，有人歇斯底里地惊呼：“天哪，你看到了没有？”有人怒不可遏地吼道：“他这是在搞什么鬼把戏？”还有人低声呻吟着：“哦，糟了！”五花八门的叫喊声无所不有。

我双手抱紧脑袋，数到十。抬头再看，这条消息还在那儿。

大恐慌开始了。

大家对着电话吼，对着同伴叫。哈里森兄弟公司的交易主任、我的顶头上司埃特恩对着期货交易员大喊大叫，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将存货全抛出去。电话接线台上的指示灯跟跳迪斯科似的闪个不停，客户们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进来，要求下卖单。销售员们把手拢在嘴边对着交易人大喊，要他们对客户抛售的证券报价。交易人理也不理，他们自己的多头仓位还急着要先出货哩。

埃特恩沉默了片刻，眼睛四下打量，碰上我的目光：“你那儿情况如何，马克？”

我实话实说：“不大妙。”

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表情在埃特恩脸上一掠而过，他转过身又去对付那乱糟糟的局面。

我恨透了自己。就在那天早上，我们俩还在每日例会上就联邦政府利率政策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发生过争执。他确信证券市场行情还要火一阵子，坚持不让我们减仓。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已经打算好在两天内按仓位全部套头，以防利率上升。

我制定了计划，两天来却按兵不动，现在铸成大错，给套住了。

过去两年来，利率月月都在往下走，而证券价格却月月往上涨。钱挣得很容易：你持有的证券越多，利润就越大。与在证券市场上活动的美国其他大投资银行一样，去年哈里森兄弟公司依靠这个策略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要提高利率，这将引发一场“大屠杀”。证券价格将下跌。而一旦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去套期保值，或纯粹出于恐慌惧怕心理而抛售证券，就会进一步打压价格。

我明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居然还按兵不动，我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

“我们怎么办？”埃德·贝利斯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瞧着我，手里死命攥着他的咖啡杯。我想，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真枪实弹的市场恐慌。埃德最近结束了培训，三个月前刚被指派为我的助手，帮助我处理伦敦办事处的资本帐面交易。这是个重要的岗位，哈里森兄弟公司的赌注由我们负责押在证券市场上。埃德缺乏经验，不过人很聪明，长进很快。在市场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他格外省心，但不知道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会怎样，我要留神考察。

“算一下我们损失了多少？”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算了一下账。首轮恐慌就造成了一场大溃败，被称为长期债券的三十年期美国国库券下跌了差不多两个百分点。我瞧了瞧公司的国库券交易人格雷格，知道他手里有1.2亿

美元的长期国库券，仅此一项他就损失了 200 万美元。他正在发疯似地给别的交易人打电话，试图把手里的国库券卖掉一些。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证券市场此时也陡然下跌，毫无疑问，整个市场都受到了美国市场的冲击。

“按昨晚的台面账重新估算，我们损失了 240 万美元，”埃德说道。

240 万美元！仅仅十分钟时间，就把几乎是两个月的盈利丢掉了。我忍不住又花了三十秒时间来诅咒自己的愚蠢，诅咒市场，诅咒艾伦·格林斯潘和埃德，然后再一次诅咒自己的愚蠢。我得以从这 240 万美元的亏损中摆脱出来，清醒清醒头脑，思考下一步的策略。

“现在怎么办？”埃德满脸焦虑地问道。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未回答埃德的问题。“我们别惊慌，”我说，“每次骚动时，总有一部分证券被挤落水。如果发现价格低得不能再低的债券，我们就一把抓住。”

这种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的职责是在各国的证券市场中寻找机会，由于各个市场的价格都在剧烈变动，要盯住每种证券的起落谈何容易。

不用看我就知道鲍勃·福雷斯特在我背后俯下身来。鲍勃是美国人，四十岁上下，宽肩阔背，身材高大。他是哈里森兄弟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交易人出身，业务做得很棒。他从路透社卫星接收荧屏上看到那条短讯后，立刻奔下楼到交易大厅来。他表情严峻，心里非常清楚昨晚收盘时哈里森兄弟公司所处的过高仓位。即便如此，当他看到眼前的一派恐慌场面时，还是流露出不满意的神色。

“你没事吧，马克？”他用低沉沙哑的嗓音问道。

我转过身迎住他的目光。“我们受到了一点冲击，”我平静地答道，“不过肯定会出现一些难得的机会，我们能挣回来。”

鲍勃盯住我看了一会儿。像眼下我这样的处境，他从前不知经历了多少回。“好小伙子，”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向正在催促格雷格倒空仓位的埃特恩大步走去。埃特恩有时候表现极其出色，有时又显得歇斯底里。此刻他正处于这样一种歇斯底里之中，而且也传染给了别人。鲍勃的露面正是让交易大厅镇定下来所必需的。

干活吧。我仔细瞅着面前布满价位与收益率数字的显示屏，想找到下手的机会。我试了试两三种方法，可全都不灵：每当我刚核对好数据，屏幕上的价位就又变掉了。

我溜了一眼坐在身旁的埃德，他也同样一筹莫展地折腾了一番。“要不要用证券全景速写系统来试试？”

“什么，用活的？”

“对，活的。我看我们已经瞎折腾够了，根本无法进行操作。要想对市场进行快速跟踪，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是我们连它的系统终端都还没有呢。”

“该死！我们去找台电脑，把系统安进去。没有时间了。”

证券全景速写系统是一种用于证券市场分析的全新的电脑软件，它使用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用户逼真地感到自己置身于电脑所创造的虚幻世界之中。证券全景速写系统十分出色，它是由理查德·费尔法克斯开发出来的。理查德是我的哥哥。

埃德和我奔到一楼信息部，今年电脑部门都时兴这个叫法。在信息部我抓住一位电脑分析师，说动他帮我装上了证券全景速写系统，然后把电脑抬回楼上交易大厅。电脑很沉，机壳上下挂满了电缆、接插板等小玩艺儿。不过，我们不出十分钟就把电路全部接通，可以使用了。交易厅里其他人都在埋头忙自己的事，没人注意到我们。

我在椅子上坐下，旁边摆的电脑中已装入证券全景速写系统。我拿起“扫描笔”，那是个六英寸长、柄上有几个按钮的读出器；再戴上一副比太阳镜大不了多少的耳机，只不过在它的前部装的不

是镜片，而是两只液晶显示器，就像两台微型电视机。当我扣紧后脑勺的搭钩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绵延起伏的丘陵，一直向雾色苍茫的崇山峻岭伸展而去。小山坡上星星点点地布满了五颜六色、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屋顶上飘扬着各色国旗。所有的景物都在缓缓移动，一只鹰懒洋洋地拍打着翅膀，在山腰间的高层楼群上空盘旋。

我所看到的画面正代表国际证券交易市场的情况，丘陵的坡面由一道道山脊组成，每道山脊代表一国证券市场，山脊越高，利润率也就越高。近景中的平原代表收益率只有百分之四的日本证券市场，地势逐渐升高的是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证券市场，意大利证券市场高居坡顶，收益率达到百分之九。山坡从左向右越来越高，偿还期短、收益率低的证券排在坡左侧，偿还期长、收益率高的证券排在坡右侧。纵览这幅全景图，就能迅速捕捉住不同证券市场之间的相互利润率关系。

山脚下有一个钟塔，我用读出器在眼前晃了晃，那虚拟世界里便出现了一根可在景物上移动的小棒。我将小棒对准钟塔，只听到喀嚓几声，就把时间倒回了格林尼治时间 14 时 40 分，也就是那条短讯发布前几分钟。然后我按下快进键，注视着。

头几秒钟里——这代表真实时序中的头几分钟——一切都很平静。突然，山坡隆起，岩石挤成了褶皱，先是一道山脊变高了，随后一道接一道地往上长，把整个陆地都抬高了。这表示世界各地收益率的突然上升和证券价格的突然下跌。

忽然有什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又重放了一遍刚才的画面，发现代表法国市场的那道山脊似乎比周围的山峰上升得更多。

于是我将小棒对准了山坡上东摇西晃的三色旗，把焦距推近到它旁边的地平面上，按下按钮，又回到了格林尼治时间 14 时 40 分。这时候，德国证券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的山脊就近在我的脚

下，而荷兰证券市场和英国证券市场的山峰则远在我的头顶之上。我按下启动键，当时钟嘀嗒指向 14 时 46 分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被突然抛到了空中，头顶上的山峰和脚下的山脉也都在震荡，但不如我站着的这道山脊震动得剧烈。尤其是代表五年偿还期法国国库券的这段山脊，上升速度很快。

“五年期法国国库券便宜得出奇，你查一查它的背景。”我对埃德急促地吩咐道。

“是，”他答道。接着是一阵静默。我看不见真实世界里他在做什么，只听到他查询价格时敲击键盘的声音。他按下内部通信按钮，接通了哈里森兄弟公司驻巴黎的法国证券交易人。

“菲利普，我是伦敦的埃德，五年期法国国库券出了什么事？”

菲利普的声音听上去又烦躁又疲惫。“不知道，全乱套了。有个大户在通过日内瓦—洛桑银行抛出，我弄不懂他们干嘛要抛售。我要是还能买，就会吃进一些，可是我的仓位太高了。”

“谢谢，”埃德说。“你听见了吗？”我听到埃德在问我。

“听见了，”我说。日内瓦—洛桑银行是一家在证券市场上不算太有资望的瑞士大银行，也许他们纯粹是惊慌失措。“现在我们必须搞清楚究竟是买进哪些券种好。”

山坡上每一幢建筑物都代表一种证券，同样的道理，建筑物的高度就代表它的收益率：建筑物越高，收益率也越高。此时应采取的策略是买进那种在市场骚动中收益率突然上升而又看不出明显理由的证券。

我又倒回到开头，发现自己来到法国那道山脊上代表五年期国库券的建筑群中间。我再次按下快进键，密切注视着。在格林尼治平均时间 14 时 46 分时，我又一次看到并几乎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上升。这回，我全神贯注盯住自己周围的那些建筑物。它们在摇晃，有的上升得高些，有的上升得低些。我右边有幢楼原本最矮，此刻突飞猛长，蹿出去好几层高，变成了一座微型的摩天大厦，楼

身上印有雷诺公司的商标。我拿小棒对准它的门喀嚓一下，“雷诺债券 6%1999 年”几个大字赫然出现。

“雷诺公司新债券的收益率在上涨，你看看能否买到一些，”我说。

“买多少？”埃德问。

“一亿法郎最好，如果能买到的话。”

“是。”我听见埃德通过通话盒与巴黎的交易人交涉，要求他们为我们吃进这种债券。不出一分钟时间，买卖就成交了。我出神地注视着，那座微型摩天大厦摇晃了一阵，矮下去了两层。我们的买单已经影响了雷诺债券的价位，而证券全景速写系统立即捕捉到这一信息。

“买下了，”埃德说，“我们要卖掉些什么？”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搜索山坡，清除那些涨得过多的证券。得麻利点才行，我可不想等行情跌下来了才把东西卖出去。

“我来试试那只鹰，”我说。这只鹰其实是一个智能软件代表，编好程序后即可定向检索数据。喀嚓两下后，我要求这只鹰为我找出两小时以来涨势迅猛的券种。

这只鹰敏捷地往山坡上飞去，没多远便在荷兰的国旗上空绕了一圈。我的目光紧随着它。它开始在五年期荷兰国库券上方盘旋，这种证券由于收益率极低，居然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凹坑。

“喂，埃德，我找到了一个。把 1999 年到期的荷兰国库券卖掉 750 万！”

“是，”埃德说。不出三十秒钟，他已经完成了这笔交易。

我心神亢进，继续在系统里搜索。一面搜索，一面与埃德交换信息，以确保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完全一致。

“宇航练习生，宇航练习生，请回到地面上来吧！”

我掀起拟真眼镜，看见高个子格雷格正端着杯咖啡朝这边溜达过来。他的袖口卷到腕关节以上，黄色领带的结低了半英寸，露

出解开了的衬衣领口。不过他看上去还是挺镇静的，也挺放松。

“你在忙什么，马克？想查出期货行情吗？顺便告诉你吧，我可是个卖家呀。”

我对他咧嘴一笑。格雷格生于新泽西州，来伦敦才两年，我们相处得很好。

“想不想看看证券全景？”我问他，意思是让他了解一下美国国库券的行情，那是他的主营业务。

“嘿，看那种恐怖电影？血肉横飞！你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呀！”

“闭上臭嘴，戴上这个。只要是有帮助，你都不应该推却。”

格雷格叹了口气，“这话言之有理。”他戴上另一副拟真眼镜。

我把他带往显示美国长期国债行情的那段山脉。在正常的交易日，这段坡面应该光滑而平缓，稀稀疏疏有一些大小和形状相似的平房。今天，这里看上去很像一座意大利托斯卡纳山城，一群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房屋乱七八糟地坐落在怪石嶙峋的山坡间。

“好乱呀！”格雷格说。我把证券全景速写系统操作给他看，他一会儿就掌握了。“怪不得收益率才九点五就到了顶，原来几年前它们就被剥光了！”从他道出诸如此类的评价来看，他已经弄明白许多反常现象了。

格雷格熟谙他成天买进卖出的那些证券之间的比价，只消把自己按当时时间置身于代表某个券种的某幢建筑物之中，通过快进键快速穿越时间，就自然会在他所熟悉的比价中发现任何异常的变化。“21年11月八点！”他终于有了个发现，他的意思是指2021年11月到期的美国国库券收益率达到百分之八。“这种吸血鬼债券本来就不该这么低，我得回去。”他摘下耳机还给我，急匆匆回去吃进这种债券。我很了解格雷格的脾气，他这笔交易小不了。

我正打算重新戴好拟真眼镜，这时候鲍勃·福雷斯特大步朝我走来。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摆弄这些破玩具？”

我就知道他会说。我把椅子转过来，把耳机推到脑门上，紧盯着鲍勃的目光，他喜欢人家紧紧盯着他。

“我们的头寸杂乱无章，”我直截了当地说，“而且情况还在恶化。”埃特恩站在鲍勃身旁，露出轻蔑的神情。

鲍勃皱了皱眉头，不过还在听。“当然是一团乱麻，市场受到了致命打击！”

我指了指电脑，“有了这个系统，公司的多头部位和空头部位，就能看得一目了然了。这些部位现在不合逻辑。”

“你想说什么？”鲍勃粗暴地问。

“比如，一位交易人正乐于出售德国的欧洲债券，而另一位交易人却急于买进德国的国库券，这很荒唐。国库券固然便宜，但欧洲债券更便宜。”我设置了一种彩色图解指示，如果哈里森公司是多头，建筑物上就会蒙上蓝色；如果是空头，就会蒙上红色。这么一来，自格林斯潘发表讲话一个半小时以来，我们哪些交易做得不高明，就会昭然若揭。”

鲍勃瞅着埃特恩：“嗯？”

埃特恩面有怒色，显得措手不及。他明知我说得有理，却不愿意承认。他很快恢复了常态，“这玩艺危险，鲍勃。对付眼下这种情况，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快抛售手中的证券。把时间花在这种哗众取宠的机器上，我们可摆弄不起。要是明天的行情再跌，格雷格和马克兜下的仓位就会出问题，捅大娄子。”鲍勃若有所思地盯着埃特恩。“什么机器都比不上一个优秀交易人的直觉可靠，鲍勃，你清楚这点。”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我和埃德所采取的交易步骤，无论行情是涨是跌，都是站得住脚的。但是 I 看见了鲍勃的脸色，就没吭声。

“我可真的不希望你们再往水里扔钱了，年轻人。”鲍勃没好气地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重新进入证券全景速写世界。一小时左右过去了，我又发现了两笔可以做的交易。最后，景物停止了移动，表明市场平静了下来。我摘下耳机，伸了个懒腰。“现在我们还亏损多少？”我问埃德。

他算了几分钟。“还亏 210 万，”他愁眉不展地回答。

我用手擦了擦脸。真见鬼！200 万美元要好长时间才挣得到手，可是仅仅一个下午就把它全丢光了。为什么今天上午我不对冲自己的仓位呢？

格雷格走了过来，倚在交易桌边。“你赔了多少？”

我苦着脸说：“200 多万美元，你呢？”

“比你还多那么一点，不过我能挣回来，刚才我做了 2.2 亿美元 2021 年 11 月美国国库券的多头。”

“天哪！但愿你明白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明白，”格雷格若无其事地笑着，“谢谢你那个机器，鲍勃有没有对它留下印象？”

“没有。”我说，“我看他宁肯相信直觉，也不会相信合乎逻辑的思维。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公司雇佣的交易人。”

“别担心，”格雷格说，“他们会得救的。”说罢他走向自己的交易台，收拾桌上的东西。

“你还挺得住吗，埃德？”我问。

埃德点点头，目光中还有些余悸，不过今天他招架得不错。

“今天真够戗，”我说，“你干得不坏。”

他微笑了，转回身去看我们下午的交易统计报表。

我站起身，四下张望交易大厅。大厅里摆放了将近两百张交易台，一共是长长的八排，债券、外汇和股票都在同一个大厅里进行。大厅里没有窗户，但挨着每面墙都有一溜洽谈室，靠墙那面是玻璃。一天的狂暴骚动结束后，大厅里看上去就像刚刚遭受了一场飓风的袭击：显示器、电脑、电话机和内部通讯器凌乱不堪地堆放在桌上；纸片狼藉一地，椅子横七竖八地立在交易桌之间。交易人伸

着懒腰，在大厅里来回乱转，跑去倒上一杯咖啡，然后聊着天。

我向大厅另一头的出口走去，经过了股票交易部的地盘。哈里森兄弟公司是以精于债券经营而著称的，但是公司认为也得在股市上让人感到它的存在。股票交易部的人坐在电子显示屏下面，屏幕就像一幅巨大的电子壁挂，上面不间断地显示着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千种股票的最新行情。这些行情与公司里绝大多数交易人可以说是毫不相干，但是鲍勃·福雷斯特觉得有了股市行情显示屏以后，这地方才更像一家真正的美国投资银行。此外，股市显示屏也便于他精心照看个人的证券投资。但是，那些由于职业原因而本该对显示屏感兴趣的人，却恰恰不好用它，因为显示屏装在他们坐位的正上方，他们根本无法看见屏幕。

另一样带有明显福雷斯特风格的东西，是每根厅柱和每面墙上张贴着的哈里森兄弟公司的棕色标识。一旦有电视记者来为市场报道拍摄新闻背景时，这些徽标就会被摄入镜头。交易大厅必须给人以良好的视觉形象。

我在出口处的饮用水冷却器前停下，倒了一杯水。在紧张忙碌了一整天之后，股票交易部的人员也都松弛下来，只有卡伦一个人还在忙乎。她坐在自己的交易桌上，话筒夹在脸颊与肩头之间，两条修长的腿搁在坐椅上。一天的狂躁与忙乱，并未在她的黄裙子和白色真丝衬衫上留下丝毫皱褶，她看上去仍像今天早晨7点半来上班时那样平静。

“哦，说吧，马丁，是真的？不会吧！”她对着话筒轻声地笑。我慢慢喝着水，在一旁听。“好吧，那种沃尔玛的股票你想要多少？”

她将挡住在眼前的金色秀发捋开，对我微微眨了眨眼，转身叫住了一位打点东西正要离开的交易人。“杰克，等一下，沃尔玛的报价是多少？”